



大學衍義

七

□ 12
3615
7

御覽



門口12
號 3615
卷 7

大學衍義卷之十二

宋 學士

明 史官

真德秀

陳仁錫

彙輯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二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

大學衍義

卷之十二 吾道源流之正二

一

分類 3.1
卷号 10(20)
通卷

49 2787

大學衍義 卷十一
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朱熹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而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

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此誠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以下則勇之事也。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之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至於愚而明，則擇善之效；柔而強，則固執之效也。

呂大臨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于明，柔者可進于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于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

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欲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于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或問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得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天地之間唯天理為至

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事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則大小雖曰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未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太情也。夫天之所以為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

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
昏明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
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毫
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
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
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
是以當其側隱之發。而伎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
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
義者。有不實矣。此中人之心。所以雖欲勉于爲善。
而內外隱顯常不免于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

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
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
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
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
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
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
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于私欲。而無
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矣。亦曰。擇善
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
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

大學衍義 卷十一
四
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于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以戒慎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于外。入而無所藏于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又曰。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自誠明謂之性。自由自明誠謂之教。明則誠矣。誠則明矣。

朱熹曰。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

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能盡物之性能。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明則動。正○在○致○曲○上○能○化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朱熹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入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

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其次通木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形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至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効自不能已。

積而至於化則其至誠之妙初不異於聖人也。又曰盡己之性如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義在兄弟則愛之類。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倣像也。又曰人在天地中間雖止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所能為者天有所不能為。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燠物而薪爨必用人。財成輔相必用人。為非贊助而何。

呂大臨曰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若民之析因夷隩
鳥獸之華尾希革毛毳毼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
知贊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天地之化猶
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
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

臣按贊化育參天地乃至誠之極功而其本則
盡已之性而已此聖人所以可學而至也其次
致曲即學之事臣謂曲猶曲禮之曲蓋聖人生
知安行不待致曲自能盡性自大賢以下則必
於纖微委曲而用其功即前章博學審問慎思

正明辨篤行之意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皆致
曲之事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朱熹曰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中有以理
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之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
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
隨文意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
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
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
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

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于聖人而其本心之實猶未免於間斷。則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_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之後以至未_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不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于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卽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

至焉之終始卽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于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也。

臣按此章之義。上下皆所當知。自人君言之。必有脩德之實心。然後有脩德之實事。有愛民之實心。然後有愛民之實事。未有無是心之實而

能有其事之實者也。以是推之餘莫不然。是故君子實之為貴。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臣按君臣父子以至朋友之交。此五者天下共由之路。故曰達道。知仁勇三者人所同得也。故曰達德。道雖人之所共由。然其知不足以及之。則君之當仁。臣之當敬。子之當孝。父之當慈也。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雖及之。而仁不能

雖能守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而敗人紀者多矣。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三德雖人所同得。然或勉強焉。或矯飾焉。則知出於數術。仁流於姑息。勇過於輻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誠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德。至於誠則以之為君。必盡君道。以之為臣。必盡臣道。處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無不盡其道者。漢高帝溺嬖寵而兆人彘之禍。以私欲蔽其知也。晉武帝違親命而虧介弟之恩。以讒賊害其仁也。唐

太宗於廢承軋立子治之際幾不能決以愛牽其勇也然則人君之於三德其可使有一之關哉其可有一之不出於誠哉以上皆言誠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臣按前章既言三達德此又教人以入德之路也夫智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矣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矣以不若人為耻則亦

近乎勇矣蓋好學所以明理也力行所以進道也知耻所以立志也能於是三者用其功則所謂三達德者庶乎可漸致矣知斯三者則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此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特推之而已爾此章言智仁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七篇以仁義為首此造端託始之深意也程頤有曰孔子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

謂有功于聖門矣。梁惠王一章。臣已著之。義利篇故不悉錄。

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臣按：仁者心之德，心存於仁則安。反是則危。義者心之制，身由於義則正。反是則邪。二者皆吾所自有，而甘心於自棄焉，是虛至安之宅而託曠蕩之野，背至正之路而趨荆棘之塗。此聖賢之所深哀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舜黜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臣按：人之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為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是即禽獸也。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于物耳。若大舜之聖，則明乎物之所以為物，察乎人之所以為人，不待於存而自存，蓋存之者猶待于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于用力，所謂生知安行，從容中道者是也。由仁義行則身與理一，行仁義則身與理二。

然未至於舜則所以行仁義者正所當勉也。行而久久而熟熟而安則與由而行者亦豈異哉。此湯武反之之事。有志於學聖人者不可以不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太人之事備矣。

臣按：王子墊者，必當時國君之子。孟子諸侯之子，其未命者，皆曰：士。觀其所問，與孟子所告，則

其人必有志者也。殺一無罪，則非仁；非其有一之，則非義。方是時，天下之戰國七，爭地以戰，殺入盈野，爭城以戰，殺入盈城，其戮及無罪者衆矣。此不仁之甚也。侵人土疆，奪人寶貨，非其有而取之者，衆矣。此不義之甚也。然當時之君習於為此，未必知其為不仁不義也。故孟子斥而不言之，使以不仁為戒，而所居常在乎仁；以不義為戒，而所由常在於義。如此，則大人之事備。孟子此言，所以救橫流之禍，全生民之命者，其功豈少哉？為人君者，當味斯言以自警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
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
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
勝用也。人能克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臣按。孟子此章。教人以善。推其所為也。夫有所
不忍。有所不為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
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為者。亦不為。
即義也。如無欲害人。此所謂不忍也。私欲一動。
則不忍者。有時而忍矣。無欲穿窬。此所謂不為
也。私欲一動。知其為不仁。有時而為矣。惟能即是。

心而克之。害人之事。固所不欲。其未至于害人
者。亦皆不欲。仁其可勝用乎。穿窬之事。固所不
為。其未至於穿窬者。亦皆不為。義其可勝用乎。
爾汝。人所輕賤之稱。知耻者之所不肯受。此所
謂羞惡之心也。能自此克之。則無所往而非義
也。太抵人之本心。無不善者。由其以利欲汨之
而失其本心。故侵尋蹉跌。遂流於不善。如百步
之走。則知耻之。而五十步則不以為耻。曷若併
五十步而無之乎。月攘一雞。則知耻之。歲攘其
一。則不以為耻。曷若併歲攘而不為乎。知此而

後知孟子克之之說以上兼仁義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也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切實處即中庸之手誠也

臣按此孟子指言仁義知禮樂之實使人知所以用力之地也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為仁義者惟致力乎此而已否則悠悠然汎汎然非可據之實地矣真知斯一

者守之而不丟則智之實節文斯二者適隆殺之安則禮之實於斯二者有行之而樂有從容安適之意無勉強矯拂之為則樂之實蓋天下之善未有出於事親從兄之外者苟至于樂則方寸之間油然自有生意敷暢條達自不可已足之所蹈手之所舞亦將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然非淡玩而實體之其能識此味乎此章兼言仁義智禮樂

孟子曰夫仁者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也禦止也是不智也

朱熹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也。故曰安宅。

臣按。仁者我所自有。苟欲爲之。誰能止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不智斯不仁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物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臣按。天下之理一而分則殊。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若以親親之道施於民。則親疎無以異矣。是乃薄其親以仁民之道施于物。則貴賤無以異矣。是乃薄其民。故于親則親之。於民則仁之。而於物則愛之。合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此一帝三王之道。所以異于楊墨也。此章言仁之施。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張栻曰仁者非有意於榮仁者固榮也在身則心和而氣平德性尊而暴慢遠在家則父子親兄弟睦夫婦義長幼序推之于國而國治施之于天下而天下平無往而不榮也若夫不仁之人嘖理而徇欲下身且不自保况其他乎夫人之情孰不惟辱之惡而自處於不仁則以私欲蔽之而昧夫榮辱之幾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歿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臣按孟子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佩服以自警也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其禍至於如此可不畏哉

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麗數也億十萬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言為周之諸侯也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膚美也敏速也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

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臣按。此大雅文王之詩也。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殷之美士而奔走周朝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商之孫子。其數以千萬計。可謂衆矣。而不能存商者。以周之仁。雖衆無所用也。孟子舉此。以明國君好仁。則天下無能敵者。歎當時之不然也。前後三章。而三取喻。曰惡濕而居下也。惡醉而強酒也。執熱而不以

濯也。其警世主也深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此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臣按。自魯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李斯嘗諫二世矣。而三君不之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至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武帝垂老而能聽田千秋。故漢不至于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

不至于亡信乎不仁而可與言猶可以存其國也雖然亦僅免於亡而已若仁人在上雖居治安之世而樂聞危亂之言是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吁此豈武帝德宗所及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壙野也故為淵歐魚者獺也獺食魚也為叢歐雀者鸛也鸛食雀也為湯武歐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

者則諸侯皆為之歐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臣按此章之要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二言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父母于子心誠求之所欲者無不與所惡者無不去君之于民何獨不然當戰國時禽獸其民往往施之以所惡故孟子激切而言之夫仁者豈有心於天下之歸已哉水就下獸走壙理之自然非有為而為之也故張栻有言循天理而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者三王之所以王也假是道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

也。故秦為漢，敗者也。隋為唐，敗者也。為人上者，其可不鑒于茲。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謂使太子申與齊戰為齊所虜也

臣按：人之情孰不愛其所親而梁惠王乃倒置若是者，以貪得之心勝，故天理熄滅，人欲橫流，而至於斯極也。朱熹謂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

仁之禍自疎及親，斯言盡之矣。嗚呼。梁惠王以土地之故，驅子弟以殉之，故孟子譏其不仁。後世之君有以信讒殺子，如漢武帝、唐明皇者，其事雖異，其心則同。蓋梁惠王貪得，故驅之以戰而不卹。二君患失，故因讒殺之而不復辨。皆由私欲之蔽而喪其本心，故也。孟子之言仁於君道為尤切，故備著于扁云。以上專言仁

以上論吾道源流之正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學衍義卷之十三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異端學術之害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專治也。如攻金攻木之攻。

臣按。異端之名始見於此。謂其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君子當盡心焉。若舍此而專治乎異端。豈不有害邪。或

正其本以
勝之

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始為誰。臣謂老
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涿泗之教方
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之言必有為而發。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聖
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
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
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是率獸而食人
也。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
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

闕先聖之道

闕者防
備之意

距楊墨

距猶
禦也

放淫辭

放驅之而
遠之也邪

說者不得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
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
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
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曰：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孔子不闕
而具端之
說不設肆
此聖賢之

臣按：孔子既沒，異端遂作。至孟子時，盛矣。以司
馬遷所記，自鄒衍淳于髡田駢之徒，各著書言

治亂之事。以于世主者。不可勝數。若申不害商鞅輩。其害尤甚焉。而孟子所深距者。惟楊墨二氏。何哉。程頤嘗論之。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陋而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夫為我之疑於義。何也。義者任理而無情。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卹。故其迹似乎義。兼愛之疑於仁。何也。仁者尚恩。而主愛。墨翟於親疎之間。無乎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心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

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為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為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夫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故無君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大抵正道異端。相為消長。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明。孔子之道不明。則姦言邪說得以誣罔民。聽塞絕正理。正理絕滅。不惟禽獸食人

人亦將相食。此孟子之所以懼而不容不辯也。閑者防閑之義。距楊墨放淫辭。闢邪說者。即所以閑先聖之道也。天下之治亂。其源實出於人心。邪說一萌於其心。則發於心而害於事。發於事而害於政。蓋必然之勢也。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一念差則一事壞。一目隳則大綱亦從而隳。此邪說所以不可不闢。人心所以不可不正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孟子之心。亦三聖之心也。言既終。復謂能言。

距楊墨者。即聖人之徒。蓋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此孟子之功。所以不在禹下也。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

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春秋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仲舒蓋借此而言。以

明天下道術壹統於一。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

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二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大學後集 卷十三
臣按此武帝卽位之初也。是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質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皆爲刑名之學而秦與儀則爲縱橫之學者也。鞅之相秦廢井田而開阡陌以術欺鄰國而襲破其師刀鋸斧鉞之刑橫加無罪。臨涓論囚水爲之赤其慘數少恩可知矣。申韓之術大抵類是而儀秦以辯舌押闕時君而傾亂人國此五人者皆生民之蠹而正道之賊也。以其所挾往往微一時富貴故後來之士企而慕之。漢初

游說之士若蒯通朱建輩大抵踵儀秦故轍而儒者如賈誼晁錯亦皆明申韓先主之道闇鬱不明雖通達之士不免沒溺於異學當是時也不有仲舒昂言排排之道術何自而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爲不在孟子下詎不信然情武帝雖略行其言終不能真諸丞弼之地使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橫進張湯杜周之徒以刑名用晚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一汗充實爲之其人蓋兼刀筆口舌之能者也。吁有天下者可不深監乎此。

司馬遷曰武帝時人世之學老之者則細儒學儒學亦細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

臣按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撫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曰無為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專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猜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為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

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為粗迹以空虛為妙用蒙莊氏因之莊周也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僊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

而甚晉人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弼魏人晏晉人皆以惑亂世主斷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為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

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斃耗生民者則神僊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臣不得以不辯

漢郊祀志自齊威宣威王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秦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不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

到沙丘崩

漢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嘗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善為巧發奇中言上祠竈皆可致物物謂鬼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而事化丹砂諸藥為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使人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言神事矣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

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又於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迺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謂所書手迹於是誅文成隱之其後又作栢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藥大者故與文成同師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藥大大說大為入多方略敢為大言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迺拜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以衛長公主妻之大見寵數月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

之間莫不搯擊搯與扼同。擊與腕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齊人公孫卿又言黃帝鑄鼎荆山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五利不敢入海而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不讎無驗也。上廼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乎王不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

望幸矣後上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廼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還至奉高太山邑名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公孫卿言僊人可見上往常處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節如緱氏城依其制度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二館名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廼作通夫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後五年一祠泰山十二歲

言服藥則
有訣處

徧於五嶽四瀆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
公孫卿猶以太人之迹為解天子羈縻不絕幾遇其
真幾與太始四年上耕於鉅鹿還幸泰山脩封禪祀
明堂見羣臣乃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勞
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眾而無顯功請皆罷斥
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
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曩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
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臣按神僊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

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
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
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為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
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
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為無非狂悖而以方
士為妖妄盡斥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內已
虛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
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武帝末年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
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

原不之信

大學後集 卷十三
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臣按：谷永此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武帝時有為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

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且晝不能常且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為神僊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楊雄之說也。或問：人言僊者，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畢，地名。文王所葬。孔子魯城之北。孔子葬處。獨子愛其

死乎非入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為虛誕也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漢光武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議郎桓譚上疏曰：「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圖書謂讖緯符命之類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帝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嘿然良久曰：「

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良久乃解。

臣按光武之中興，其先有以赤伏符來上者。赤符者，周識之名。帝於是篤信之，始以之命三公，又以之定郊祀，終以之斷封禪焉。不知六經者先王之格言，而讖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為起於哀平之間，蓋得之矣。新莽之居攝也，假稱符命以惑眾聽，因以行其篡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削滅其書以絕禍本，可也。乃以赤伏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

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畔。是徒足以啓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哉。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謬妄為甚。後之為正。義者復祖焉。故

先朝名臣歐陽脩。乞詔儒臣。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

聖明之君。有志於扶持正道者。誠取脩言。施行之。則所益多矣。

初明帝顯宗也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

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臣按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而已。英等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

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寢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為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於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魏正始中尚書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遂成風流。不可復制。正始魏主是時司馬懿專國。晏蓋曹爽之黨。

景元中。常道鄉公年號。中散大夫嵇康好言老莊。與阮籍籍

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居喪飲酒。無異平日。當時士大夫爭慕效之。謂之放達。未幾魏禪

於晉

晉武帝太康中。王戎為司徒。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君。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澄及阮咸。謝鯤。畢卓等。皆以任放為達。醉狂裸體。不以為非。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

置國事於度外。皆清談遺禍也。

以崇有救
之則無者
愈熾

存者也。衍等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
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救。未

惠帝上。晉室大亂。劉聰石勒遂據中原。

元帝渡江初。王導為政。陳頴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覆者。正以莊老之俗。傾慕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今宜改張。然後中興可冀。導不能從。

庾亮鎮武昌。辟殷浩為記室。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

孝武帝時。豫章太守范甯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淪行

王何只是
不盡職業
即著書亦
然故曰修
詞立其誠
所以居業
也

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忠。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梁簡文帝為太子時。講老子於華林園。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清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為戎乎。未幾侯景作亂。武帝餓殂。簡文弑。殂。

臣按清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為老莊氏之役而不可

大學後集 卷十三
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爲玄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塊。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脩。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染着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詆。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是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指邪。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左

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邪。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爲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爲主。修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宙。果狠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其以名寵權利爲有邪。爲無邪。夫既酷嗜

此語方
悉精狀

而深求之。是必以為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真有邪。其視老氏之無為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澆焉者。果何如耶。此所謂欲為老莊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溫以為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在其真。夷甫字叔而陶弘景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夷甫字叔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而何敬容亦有江南為戎之歎。蓋自晉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莊氏而失之罪。

推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然則有天下者。從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為師哉。

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不信。崔浩獨師事之。崔浩臣也上書證明其事。曰。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接對。手筆繁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宣布

天下

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於其高不聞雖大以上接天
 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
 曰天人道殊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
 民力將安用之必不得已請因東山萬仞之高庶為
 功差易魏主不從未幾崔浩以事坐誅魏主

臣按魏肅夷狄之君其為異教所惑不足責也
 崔浩名為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怵於一道
 士之言以詭妄為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
 先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

可謂辭費

獸之文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
 垂象然非有寄言者也又二神人接對手書粲
 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
 貌象曷為其能書邪至於信謙之之說作宮以
 上接天神尤為愚誕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
 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
 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
 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
 則是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
 萬物而為言謂造化之迹盈虛消息而不可測

也。或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臣謂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懷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而觀儀，觀受符契，而游行出玉，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靜大捨，羣臣以錢一億萬，施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眾，默許乃還。內上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多造塔，公私費損。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憚，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二
 慧經夏四月丙戌解講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
 魔也宜廣為法事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
 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
 亂而止明年侯景舉河南來歸又明年景反陷臺城上以餓殍

臣按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盛
 上自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為佛之厮役
 白其可謂卑佞之極矣殫國府藏賸民膏血以營
 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蔬茹麤食而易宗
 廟之牲牢恐其有累真道也織官文錦有為入

之悲其裁
 尊存理行
 怨也臣下
 雖謀

類禽獸之形者亦禁及途赦而不誅剽盜肆行
 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僊而
 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
 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
 縱求而得之戎夷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華夏山
 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况不可求邪漢武
 貪僊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啟亂亡
 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
 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使其能在迦維之嫡
 嗣視王位如敝屣褰裳而去之庶乎為真學佛

者釋迦者迦維國王之嫡嗣舍王位而入山學佛而帝也既以篡弒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真能捨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徵浮圖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鳥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會不少卹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

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祏武帝未生太子統時着歸生正德還本封西豐侯意怏怏遂奔魏已而逃歸復其封爵後進王臨賀侯景反正德首以內應導之以犯關又與景約克城之日毋得全王兩宮兩宮謂帝及太子綱也若綸若釋或總雄師或鎮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侯景不力戰湘東王緝鎮江陵不時遣援致景陷都城方具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武陵與緝相攻緝殺紀又攻河東王譽於湘州攻岳陽王譽於襄陽譽與皆湘東之姪也其後譽引魏兵殺緝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為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

異端學術之差

十年之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為師。而不雜以方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唐代宗始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上嘗問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自餘人有寇至。則於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良田美利多歸僧。

與二不足
長何異

此僧田之
所以多也

寺戴等待上多談佛事。政刑日紊矣。

臣按代宗以報應為問。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必以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反復啓告。使不主懷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強於修德。載等曾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為言。而謂國祚靈長。皆佛之力。母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得天下也不純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慚德焉。繼世之君克已勵善者少。恣情悖理者多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

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為治之道不在修德而在於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宗蠱於內楊李賊於外醞釀而成之也。而所以能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也。其所以皆有子禍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弑父此天道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間之力推迹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固不甚哉。方

之言

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為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以御敵歸之佛力既足以排子儀又足以掩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之察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髡髮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直辛而已爾。其後

我朝舉兵南伐孱生李煜亦祖是轍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矣。吁是豈不足為千載之戒哉。唐憲宗與宰相語及神僊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僊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

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時元和五年六月

元和十三年，以山人柳泌為台州刺史。上好禱僊，詔天下求方士。皇甫鏞薦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藥，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命泌，諫官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鏞等保護之。上復使待

以手其明
之上不雅
之也
自是而後
以藥致疾
者又三君

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餌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潏為江陵令。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自危，十五年正月暴崩。人謂內侍陳弘志弒逆。

臣按李藩之對裴潏之諫，皆忠言至論也。憲宗不一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為藥所誤者多矣。臣獨舉憲宗者，敬宗昏童無足譏者，武宣皆英主，亦復為之覆轍，相率而不知。

六經行義 卷十三
鑿母乃惑之甚蔽之甚乎

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如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連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

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禍本上大怒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陽刺史

真宰相之
言危而持
顛而扶

臣按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為之者也故韓愈之諫歷陳

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天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僊。增佛。二者交舉。曾未暮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邪。臣故併著之。以為人主涵意。僊佛者之戒。

愈又嘗著原道篇。略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又曰。古之為民者。四農土賈。今之為民者。六農。又有釋老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賈。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

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又曰。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廢為夷也。又曰。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

子語道盡古今著書之弊

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臣按韓愈之書深排釋老可謂有功於衛道者

故劉其略著於篇然愈所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至於孟子沒而不得其傳者亦言其繁而所以相傳者則未之詳也然則所以相傳者果何道邪曰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之誠孟子之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知吾聖賢相傳之正則彼異端之失可不辯而明矣然此數者之中曰中曰仁曰誠皆道之全體是三者果一乎果二乎臣嘗論之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所偏倚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不蔽於私欲也誠也者以其天

理之實而不雜以偽妄也。雖所從言者不同。而其道則一而已。爾虞書言中而不及仁。論語言仁而不及誠。夫豈偏於一哉。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彼高而溺於空虛。卑而陷於功利者。焉有所謂中。慘覈刻薄者。焉有所謂仁。欺詭譎誕者。焉有所謂誠。以此揆彼。所謂夷夏之分。霄壤之隔也。人主於二者之辨。其可不明也哉。

以上論異端學術之差

大學衍義卷之十三

